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七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材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序

痘疹正宗序

是書也予悅其文詞刻諸四明書出而用者輒効競從予求是書予然後知是書之作蓋有實用存焉不徒以其文而已也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是書之謂歟集是書者高生高生既托是書以展發其誠心世之人復各展其誠心推行是書以愈赤子所不能言之疾解父母無可奈何之情而裨造物者所不能自全之和登

以膏傳燈無幽不燭則是書之功等諸燧火謂無補於日月之光不可也予誕數男而以是症不育者居半於是遍訪諸方卒得是書刻之而其効又如此故又從而序之序之云何亦曰使同是心者家置一册焉以免嬰孺夭札之患而亡子之憂其可也斯亦高生意也生名武鄞縣人

贈教授李南麓序

海南去京師七千餘里而理學之名一日隱然雷動者則白沙陳先生倡導之功也先生致虛養靜刋落繁華超然自得於言語文字之外以上接孟軻氏先立乎其大者之傳其端緒科條畧已備一宗[illegible]於詩使學者

隨所造淺深各有所得而不困頓於對偶聲律之文章
滯於訓詁詞章之習一時閩人逵士東起遼海西泛湖
湘莫不感動奮發而嶺表人材斷斷然幾與洙泗並至
於今二百烈若吾邑掌教事南麓李君則其傳也君生理
義之鄉自少至長濡染至教遂以盛名領鄉薦而董教
於吾土其高明易簡之學與匡廬輔翼之方一本於自
得而發之於章程與白沙所云致虛立本之說若合符
契一時諸士化之當道賢之於是監察屠公遂下旌獎
之章而君之僚與君之門人相與推臺獎之意乞予言
以爲君重予惟教學之不明也久矣學者捨其身心性
情之懿而剽竊於耳目見聞之末明珠在懷而索之途

役役終身迷不知返不有至人開關啓鑰示之塗轍其何以幾精一之奥而窺二帝三王之盛哉道也者大用之而大小用之而小師儒之官自世俗視之若甚卑以闔闢言之則甚大顧用之如何耳白沙先生有云身為五典三綱主官作司徒典樂看此善用之者也若南麓先生之學師其善用之者乎君方將就試春官以其學大用於天下而予以荒落之年亦將丐其緒餘以終老焉況重以二君之命與通邑諸生之請雖欲勿言烏得而勿言也

贈周司訓序

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者所以成天地之成者也

吾觀吾之一身自耳目視聽達於四體百爲孰非命於天者然天能生之不能成之有聖人者立之教之於胎教之於蒙教之於成人之日其教也爲之書律以教其耳爲之物采以教其目爲之舞蹈屈伸以教其四體百骸與夫起居瞬息之有防動靜語默之有養無非教者而其法始備教之之期則自能食能言以至成童自八歲入小學以至十五入大學其在小學也自三年小成以至九年大成而其期始周教之之人其在鄉則取望重一鄉而里居者以爲閭師族師其在國則取望重一國而道德可表於天下勳名可著於旂常者以爲國學之師而其人始充夫然後人之耳目視聽有所檢束四

體百骸有所習服以不蹈於匪彝淫僻之歸而人能始脩天能始成此古人之教而聖人所以成能天下之具也自鄉舉里選之法廢[illegible]人成能之具不復可見而其所以成能之意布濩於六經流衍於人人之心術者夫固昭如日星而不容泯英君繼作迺取古人之法先後斟酌之以為師儒之官科舉之式以立教於天下至於今不變雖其車旗服采之章俎豆揖遜之容不能一一盡如古制而所以發其良心使人人自得於章程課試之外以為檢束範圍之方者固古人之遺意也況師儒之官非明經不授獎勵之也非實臣不行又有激揚明作之微旨寓其間哉周君以明經入對大廷分教吾

豈不特年而有憲臺之獎哉我國家令典臺諫官必選於明經之臣旌獎多者爲之則周君今日之獎其他日大受之階乎吾聞臺檄之語以端慎稱君夫端慎也者身教之謂也君子之於天下也以身教則化易行而其造就人材也以身教則感孚易達自今伊始緣今之法以窺古人成能之意而酬憲臺之知遇者吾滋不能無望於周君矣乎既重諸君子之請且冀古道之有成也遂書以爲賀

贈朱浠桂遷郯西憲副序

夫致治以法而運法以才才以運之法以守之則治體可得而治功可成古今之論大抵然也然法行而效驗

頫殊才運而感孚或異則神化之妙有出於聲音笑貌之外而非法之以能限才之所能爲者存乎人而已矣常郡爲南畿近輔當東南要衝其財賦之重兵民之役簿書期會之繁川委而山積天子難其守每於廷臣之中選才望之士往充其任當任而以才望著稱者乎於今可縷數也乃若才望之中能使人人自得於聲音笑貌之外而不爲法度之所束縛者則吾常稀桂矣公真其人乎公以名御史出守吾常其未至也人未識其面也而交相譽之不知譽之所自起也其旣至也人未熟其教也而交相愛之不知愛之所自生也其所施之政爲寬爲[illegible]乎爲尊不能盡同而咸懷其惠其所落之人

自始任以迄陞遷自通都大邑以迄於深山窮谷無貴賤無賢愚不能盡同而咸慕其德公悃愊無華非違道以干之者而何以得此於人哉景星慶雲一氣均而獨以祥稱騶虞麟趾一稟均而獨以瑞稱仁人君子一性均而獨以德稱公固仁人君子也不為法度之所束縛而能使人人自得於聲音笑貌之外者也昔春秋時子產鑄刑書定法制一新鄭國之政而孔子稱之曰惠人曰古之遺愛方公於古其亦今之子產歟中孚九二爻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而象曰中心願也民之應公亦中心之願也九二一爻公當之矣公學問淵深造詣根極每諸生質問恒至夜分不倦嘗羣諸縣之秀異者而

考校之故諸生愛之深陞秩而不忍其去猶夫民也教諭劉某等欲推諸生之愛致之公而問言於予予因公之子民也田畯子　弟之愛沐之深矣其何能辭遂先衆而爲之鳴公名移丈二　蘄州人擢第嘉靖癸丑今陞鄴西憲副

象山語畧序

美玉在懷而惑於珷玞惑未除不可反也以告於人而人莫之售或以告焉告斯悟悟斯反矣反而得之價重連城惟意所適則告者之言不可忘也天命之性道心之微比於連城之玉自精一之學不傳千載而下人各眩於功利溺於詞章垢賦掩覆莫可前拂廼有象山陸

先生發先立乎其大者之旨以上接孟軻氏之傳其言凍解的破聞者動心人斯悟矣自是而後白沙繼之陽明又繼之二先生互相發明而悟者益衆人人知反矣象山之言不期於白沙白沙之言不期於陽明而其根極本心淵源孔氏則一吾人今日所以能約取反觀自識身中之寶而不眩惑於珷玞者象山之功也是故象山之言不可不刻也或曰胡不全刻之噫染指知味則鼎中足矣精一足矣必以全爲功以多爲富是亦功利之見詞章之見乎何取

贈錢樾序

錢故王吳越自鏐以下暨其子若孫各擁強兵據東南

十有餘州之地與吳楚閩蜀南漢諸國並南面稱孤間以珠犀玉帛海錯諸珍通好中國中國之君悅其珠犀玉帛海錯諸珍之入爭以旗纛節鉞殊禮備物寵錫其躬惟恐珠犀玉帛海錯諸珍之不至也此惟結知庸主為然或遇英明如柴宗趙祖者又能覩機乘勢卑躬小心以入事之使其保護愛惜而不忍加以兵故自五代迄於宋初諸國次第皆平而吳越獨存然其誅鋤僭逆拊循士民以袵席江左百萬生靈於五十餘年間者其休養生息之功亦非諸國所能及也太平興國中叔不勞王師籍土地封府庫挈國歸朝以保全江南其宗族無殄滅之虞其室廬貲產無州平傾覆之憂故錢氏子

孫於江南爲盛迄於今五六百年間凡以望族稱者之
其苗裔而吳楚閩蜀南漢諸君之子孫則影響不可復
求矣語曰天道虧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觀於斯
豈不信歟磚橋之錢爲無錫望其先世法物如鐵券之
類猶有存者我
太祖高皇帝欲封功臣嘗取以爲式其人能守家法富
而不驕與予遇者名懋懋以經術教授予族之子弟予
族之子弟化於其教而不忍其去相與繪圖乞言於予
予於是推本其世澤之長以爲君重且以告今之人噫
假令吳越閩蜀南漢諸君之子孫今尚在且日與予遇
予亦不得以是而稱之也彼恃其富厚之力以夸詡一

世而不爲身後計者聞予言得無傚哉

表忠錄序

士君子立身天地間不能斬截斷決以自致埃壒之外而營營焉與庸衆相爲哅濡其能卓然自樹者鮮矣忠義之事莫難於死節此皆見之明行之果不與庸衆相爲哅濡而自致埃壒之外者也吾邑侯錢公歸其平居無詭隨苟合之行其莅官亦不爲希世取寵之圖人所不堪者彼獨堪之彼所爲者人未必肯爲也一意斬截嗜好希志古人故能蕩去汙滓浮遊清明作宇宙間一偉男子嗚呼難哉江南倭寇之變自古所無雖平日號貴人以知兵自命者亦且依然[illegible]或不肯輕出一卒

以攖其鋒公守濱江小邑邑之精銳盡為達官貴人取去公獨以疲羸數百之衆東西奔走迎寇而與之角勢力不敵卒徇以死此豈茫然罔識如癡如狂以自蹈不測之危者哉吾人之心苟無所覺雖其父兄子弟之難有所不恤一有覺焉則雖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皆切於吾身者安有承君命宰百里一旦寇入境內盡吾民之老稚而誅戮之盡吾民之廬舍而焚燒之盡吾民之室家而離散之盡吾民之蓋藏而刼奪之為之牧者忍於坐視而不一動心乎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其濟天也其不濟亦天也此公之所以自盡其心不與庸衆相為呴濡而自致埃壒之外者也或者不察而以事之

無成與城守未完者竊議之夫殺身而無所成自古及今非獨公也龍逢比干之不能悟主張巡許遠之不能全城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君子者不能還二王於海上此皆不能成事者也然其撐綱常荷名教以與千萬世立人極其所成之大有非事功所能盡者公之心亦若此乎乃若城守未完則有說矣夫池濠之不浚器械之不備雖吾亦疑之徐而思之夷寇甫退繼以旱憂千里之間赤地如赭小民皇皇然如垂殆之人飲以湯藥尤懼不救忍從而摧剝之乎公之不勞民不傷財以完城守蓋其心有所不忍而非其力之有不能也不然公之為邑盤錯迎解而獨難於此乎吾輩旁觀利害不

切於身問或佐以怒與忌者之口輒敢輕於爲言不知
設以身處與反求諸心則公之所爲蓋有甚難者而談
何容易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公之死也宇宙晦
暝雷雨如注天京之庫兵有光城門發號地哀之闔城
慟哭家戶設位人哀之此其不容僞之天而怒者之所
不能奪忌者之所不能掩乎一時當道諸公慟公之死
莫不奠奠以致哀賻以致䘏義聲鼓動遠及千里而大巡
撫所周公又爲之上其事于朝朝廷嘉公之忠特命贈
官光祿少卿蔭子立祠式循令典嗚呼此足以慰忠魂
於不死矣公顯陵衛人先時常熟王公鈇亦死于封疆
王公貳褱衛人我

聖天子龍飛楚甸臨軒策士當十又一舉之期得公與
王公二人而一隅有警奮忠竭節者皆出自禁近詩曰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盛哉國朝定制文蔭以恩武蔭以
功王公之死當道者弁其功上之得蔭一子爲錦衣百
戶公之功未及上也以王公例之恩尚有待也公母在
堂公夫人侍養於家死之日去家千里無親屬以爲之
殯閱三月二弟銖鋕始來銖與鋕亦淳謹人旣輯諸公
奠章與公死事顛末爲一書請于署縣事吳公題其名
日表忠而屬序於予又將敘其功而奏請焉斯亦難能
也巳公政多循良於法得書此不及者有他日信史在
覽者當自知之 此序出大恐冒公果以例上其功必得恩

贈少府吳竺原述職序

事有合於法而睽於情者君子或是焉而未必其是也亦有合於情而睽於法者君子或非焉而未必其非也南夷不恭朝廷斂天下之精兵猛將屯聚東南而使元老重之廷臣視之於聲罪致討之宜得矣然而所屯之地皆耕稼之地也所役之人皆耕稼之民也必以爲是則東南財賦於何而出西北饋餉於何而供以是爲是焉而未可也廼若開關塞通市易使邊鄙民夷得自織於法度之外則必有犯禁而於法有所不合者然而內地之民得耕桑矣海外之貨得流通矣其利又有在焉可以其不合於法而遂非之乎君子爲國家長遠慮則

必量輕重度緩急故法有所不必拘而名有所不必徇
昔者魯人獵較孔子從之子貢贖人不受金又從而非
之夫不受金潔名也獵較爭端也舍潔名而就爭端聖
人之慮豈不及此而必爲之者誠知拘於法徇於名非
所以安人情而適治道也人情之所不安大亂之道也
皇明包宇宙以爲國盡宇宙之所有以爲財而財之所
產其最多且鉅者莫如海既責爲鹽以供軍國之用矣
而其利之所不能盡取者盡以歸諸其民其所不可必
取之盡以歸諸其四夷雖其間市舶有司提舉有官防
閑之具未嘗不設然而樵漁者不禁互易者不禁大抵
皆網漏吞舟者也夫王者聚人以財而損於潤若此者

此孔子不拘法不狥名之微旨也且夫九夷八蠻之人彼其百千萬鎰之重貨泛拍天巨浸之中不俟開船以與中國之人交謂之曰夷人犯禁可矣然非取諸中國者也中國之人取其家之所有不俟開船以與九夷八蠻之人交謂之曰中國之人犯禁可矣然非越人於貨者也中國之人與九夷八蠻之人犯天子之禁欣然各足其所欲而無擾於內地之人內地之人亦無患於九夷八蠻之擾以寧其莽止安其稼穡而無貽朝廷與公卿百執事之憂則是不拘於法者乃所以深拘之不狥於名者乃所以深狥之故曰不治夷狄深治之道也或者不察顧謂法之不足以盡奸而益詳其法謂名之不

足以盡實而益潔其名卒之法愈詳而奸愈不勝名愈潔而實愈不足凡今日夷人所以敢於操小艇而出入於三江五湖不假向導歷兩浙犯留都如蹈無人之境而無所嚴憚焉者皆昔日毀雙桅濺通番之人之說啓之也昔也寬之而不來今也嚴之而愈犯此其是其非其利其害其輕重緩急較然明矣夫由昔之道觀之至易也由今之道觀之至難也捨所難就所易夫人能爲而莫之爲者無有以是非利害輕重緩急之詳入告天子與雖有能言之人而無可言之期也虞廷述職敷奏以言謂凡事當言者皆於述職言之也乃今嘉靖丙辰當述職之期天子憂東南多事免其郡邑之長而俾其

貳行笠原吳君吾郡之貳也敷奏之道無分於長貳則笠原其當言者也吾邑尹金侯其以君之將行也與君之嘗有惠於吾邑也而徵言於予予惟今日之務其最先者莫如治夷之政與其是非利害輕重緩急之詳遂書復侯俾藉手於君焉且曰是可以言矣

贈曹尉序

倭夷由海上爲寇深入内地如蚕之食葉其進以漸自甲寅至丙辰寇吾邑者凡三矣獨今歲大挫而去醜類就殲者幾三百人說者謂興師以來賊之敗衄未有甚於此者則吾邑金侯籌畫之畧與三尹曹君有以贊襄之也曹君曲阜人以儒發身授官江陰簿始至當道者

以其勇敢知兵與其二子善騎射也檄之專守海上積苦軍中幾三年於此矣金侯以爲舍己田而耘人不可乃請於當道遣之歸歸未數月而賊大至先時金侯築完守具纖悉周備獨北門城濠尚有須經畧者以事迫未暇舉行而賊果併力攻北門薄濠爲營穴壁爲堞時君分守子城與之對壘賊初至銳甚城上矢集如蝟有勸君少避之者君怒叱之曰吾與城俱存亡離此可乎堅立不動賊渡濠者皆負版穴城君積薪灌油焚之其中傷者趨濠則又用火器擊之殺傷無筭賊始懼而退時四月十五日也當其時使君少移足則守陴者離心城不保矣君在城衣不解甲者三旬有三日時與金侯

討出奇兵搏賊賊不能支遂解去而城卒完始賊之來也分其衆爲四一屯上海一趨無錫一趨揚州而以三千餘人圖江陰度賊本意謂吾邑爲江海之衝覬覦得之則巢穴成而揚州之賊由采石可以犯金陵無錫之賊由太湖可以犯溧陽然後以上海之賊分寇兩浙牽制內地使吾師首尾不相應援則江南可坐困既失勢知事不可成併其在揚州無錫者俱退散而上海之圍亦解則江陰有以挫之也由此觀之君與金侯保障之功關係東南豈獨在一邑哉昔臧質以盱眙抗魏武百萬之師前史以爲美談區區醜夷雖不足道然以兵法論之則所謂藏於九地者吾實得之無愧昔人矣吾輩

處闠城之中惴惴焉朝不謀夕恃二侯以爲命今幸出湯火沐膏澤則太史公所云佚思烈安雅始者豈能一日忘情於君哉邑諸縉紳旣乞言於太史張先生以歌咏金侯之德則又曰我曹侯之功亦不可忘也而予爲差長俾言之以告嗣侯而興者爲長爲貳咸知所取法焉

贈水南張公七袠序

大司成水南張公之壽屆七袠也爲嘉靖丙辰邑之縉紳與後生小子嘗沐愛於公者咸爲詩歌具禮幣謀先期而趨之至則公已操舟之貝越爲詩以謝其鄉人先期而避之矣美而不有愛而無所於功咸相與咨嗟

咏歎以爲壽者人之所樂壽而使人愛慕之頌歌之其樂尤有甚焉公與人同樂不與人同情曷故或以問予予應之曰此公之心所以爲不可及而非恒情所與知也古之君子身處百福之中而心超其外若是者非矯情也彼其富壽康寧皆積功累行惕勵憂勤之所自得故人以爲逸而彼以爲勞人視以爲有餘而彼自視以爲不足此其聞祝誦贊美之詞所以歉然而不寧退然而有所不受也古今稱善祝者莫如華封三祝而堯三辭之夫堯豈眞以是爲不可能耶其辭之者抑有說也彼人之言所以處富壽多男子而免於多事與懼且辱者皆堯之所親歷何以知之書稱堯不侮不虐以安鰥

寡無告之民則民得其所矣此非堯而使人分之者耶以天子之貴降其子九男二女事匹夫於畎畝之中則子得其所矣此非多男子而授之職者耶在我者茅茨土階鉶羹糲飯以自勞苦而康衢於我未嘗有知未嘗有識則鳥行無彰矣又非與物皆昌者耶此三者堯之所憂勞而華封之人以爲可樂要爲未得堯之心者此堯所以辭之也推堯之心以求千萬世而下天下之人之心夫豈遠乎然則公之邈懷逸思所以超然百福之外而不自有其有者夫亦可識也昔公之在朝也於天子有講論啓沃之勤焉於士民有師模汲引之益焉夫其講論啓沃於

天子也是堯舜其君之心也其師模汲引於士民也是堯舜其民之心也吾人之處世也身不能無老壯時不能無用舍如使堯舜君民之心不忘則雖年躋乎耋艾期頤之盛而躬享乎袒講翺翔之樂舉天下之可愛可慕者淵萃而麕歸之彼亦必有所不樂矣何也其憂勤惕厲之思恒動乎其中也公之畏影逃名而不敢當乎鄉人愛慕之情與夫詠歌誦美之來歉然而不寧退然而有所不受者不以此歟此予所以探公之心以爲非夫人之所能及而亦非夫人之所與知也不然夸毗之子躋一下考得一美言猶栩栩而張之甚者或借譽而躐取之矧盛美如公其所固有者哉公之懸弧在六月

二十八日時夷寇憑凌山澤不可久留及期公已歸即安於家邑大夫中石金侯欣然而以告曰公至是其無所退托乎吾將循子之言發公之心以致吾景行之私而紓邦人感發向往之義庶幾其有濟乎予曰可哉遂書以為祝

贈毛貳尹序

仕於時者苟有聰敏之材強毅之力則雖拘於職限於分而其蒼然之光如雄劍在匣終不可掩一邑之中令為長其下有丞昔人謂丞位偪而尊例以嫌不敢可否事夫任其官而不敢預其事此所謂拘於職限於分者也然其在我者職不可得而拘分不可得而限則又蒼

然之光終不可掩者也毛君栻來丞吾邑其始至也時無爲君亦與之無爲民無事君亦與之無事雖有聰敏之材強毅之力無由見也迺嘉靖乙卯夷寇大作圍城邑戕長吏邑無所寄委重於君君獨以身任之時印章方火上下驚疑而供軍之需與城守之具百爾未備君處之從容隨取隨給若有成筭不爽毫髮當其時上之人方幸邑之有君而倉皇之中有所托也下之人亦幸君之在吾邑而倉皇之中有所恃而安也而君之材與力遂彰彰然聞於一邑所謂蒼然之光終不可掩者詎不信哉君善事長官其相與處也未有不驩然相得者其或陞遷而相與別也未有不戀戀不能捨者旣歷任

更六載朝廷以君勞遷判鄭州鄭西北大州也雅稱君林君將行邑長金侯尤惜君謂予曰吾其失良佐乎盍為言以致吾情予昔倅明州雅知君亦欲因金侯之請而致吾私也乃為識其大者且謂之曰判雖尊其以妹不敢可否事猶之丞也雖然其職不可得而限分不可得而拘君之在我者猶夫故也安知蒼然之光不復於鄭州見之乎斗牛之墟清夜之分吾於君有望矣遂一笑而別

贈鈕石谿遷守太平序

天下之患在用不得人與得人而處之未當則不足以成功予家居十有四年越九年而侯雖 入五年而難

猶未寧舉公以事至吾邑者或接其容或聞其言其識論候事皆確然有據豈盡不得其人歟有其人而用之不當者多也若石谿鈕侯以大受之才而下佐吾郡事豈得爲用之而當者乎侯政事精練其始自福清尹遷秩而來福清者濱海之邑漳寇之所巢窟倭夷之所出沒者也侯在邑再期寇無一跡予乘服問閩故焉侯曰予之始至也有言海上某寇宜亟治否則勾倭爲患予疑焉假巡海至其廬則巨室也蓋海濱有沃饒之利吏胥非挾官府爲重不足以取厚賄沿海之民非挾倭寇爲重不可以迯官府之誅交相激而成者也予知其然召其人謂曰吾貰若罪但吾在邑有寇則若不能生矣

其人稽首聽命果帖然今予去而福清之寇如故也比予之治福清者以不治治之也夫侯之以不治治者譬遂之所以治渤海也今諸島之夷深入內地爲江南大患有不因海濱之民勾引者乎海濱之民棄其室家而甘心左袒有不因吏胥之誅求過甚官府莫之察者乎爲官府者得如石谿以福清之治治東南東南數州瀕死之民有不帖然者乎則如石谿者宜置之廟堂以大其施設不宜棄之州縣使小有得而已也去年春寇圍江陰臺符檄侯助防守予又見其禦戎之畧意侯之才美不暴白於閩其暴白於吾黨乎東南之民其庶尚有望乎而總督重臣又以謂與其弄還我之上止於六十貳

守夫貳守雖尊職任猶之倅其不能自展一也江所六治將何時而與乎此予於石谿之行不能不重有感也夫松栢生於深山根困於沙石枝困於霜雪積久而後至於參天侯在諫垣有聲而遭黜謫在州縣有美政而淹於資格不得伸此其與霜雪沙石之困無以異然皆參天之資也則今日之遷在時論為失而在侯之身未必不為得也邑之師生蒙侯之教將去而不能忘情且謂予於侯有省中之雅亦不宜無言也遂書以貽之且曰時事未寧存吾言將有待也

贈靖江應尹序

自海上兵興供軍之費一切取辦臨時百凡貢賦咸失

常額當事之臣上自總督下逮有司莫不黽勉從事循有後期之憂其閭閻多能舉其職赫然有聲者然而綜核操切之政多清淨寧一之意鮮矣有能不眩名不矜能於綜核操切之中而不忘清淨寧一之志以無遺後期之憂者可不謂難乎有若人焉雖未能與赫然有聲者馳騖一時然以昔人所云歲計有餘者倒觀之之不可誣也乎閒居靜觀若靖江尹愍君其者庶幾近之君爲人悃愊無華言若不出諸其口令是邑三年而寇凡三至其始涖任也城守未完軍興未具禦寇之備一無可恃自急近功者言之宜若張弦廓蕪不容少緩而君處之從容一如無事時惟誠心實意以利害鼓動其

民已而樓櫓備矣糗糧充矣賊捨舟而來俘馘就擒矣當其時民趨其上之令若手足心腹之相捍其相與戮力致死者有若爵賞之誘乎其前而刑僇之敺乎其後也靖小邑也孤懸江中聲援四絕非有深溝固壘之可恃非有精甲徒馬之可備驅策而敵人望之隱然如一長城丙辰歲大舉入寇不敢復薄城而應君以其清淨寧一之心遂能與赫然有聲者並稱當道當道諸君子若督學趙公監察周公皆剛方人也獎君之語至不容口其他諸公有事於茲土者推獎之語率亦如之嗚呼此豈聲音笑貌之可爲哉語稱建事必資於敏惟陟險則以需爲言需之彖曰有孚光亨利涉大川言有孚信

之心以需其道乃光亨也君之為政其有得於需乎而諸公之稱君者亦以其有孚信之心乎予嘗謁兵憲王公適公方閱俘謂予曰此靖江獲也迎以鼓吹有喜色又嘗詢趨江邵公諸邑民兵孰優公曰其靖江乎其布陣有法其士精於藝此皆得諸耳目不為虛語益有以信諸公之奬之不我欺也君善處僚友其貳孫君其感君之知欲因諸公之奬而佈其寅好之私也走幣請予言予聞而嘉之爰書以成孫子之志

畏齋薛先生藝文類稿卷之八

南京戶部郎中門生徐[illegible]編輯
戶部郎中門生沈奎校正

序

送金中石大尹序

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用違其宜則經權交病而處常處變之道胥失之矣治莫難於縣縣之治莫難於用兵之時蓋簿書期會皆有常額而軍興所需出簿書期會之外有不可以常額拘者因循不變則有僨事之誅耳目稍違又人情所不樂於所不樂之中而得通融善處之術急其所先而緩其所後費以為節而勞以為安此

惟達權通變者為能知之而安可與膠常蹈故者同日語也吾邑地僻民淳為江南稱〻言之為令者絃歌其中可以立躋膴仕邇來南夷歲擾閭里蕭條盜賊充斥而望之者遂爲岩邑乙卯之歲戕長吏掠城郭人情恟恟孤危益甚朝廷擇才望之士得我中石金侯先特侯令高安改調而來始至周視城守之具無可恃者乃下令曰事有可緩者姑緩之須吾三閱月而後理於是爲民浚城濠練卒伍聚火器大開水竇縱鄉民移家入城舳艫相啣貲儲充積郊聚者半年而卒大至麻葉徐明山之徒合其黨七千餘人水陸並進期以十五日會于城下時丙辰四月也賊自海上以來狃於小利氣吞吾

寺且賊畢百計攻城設雲梯雁翅轒轀蓋摩砲自辰至晡賊於是遣開地道城中預為營空其中而穴壁以迎擊銃矛金鏃從穴插入輒着人人無完者賊乃為布幕禦之仍募敢死士斫其營并縱火焚之日凡二三出殲醜類三百餘人賊營堞盡無所障乃為木屋施革其上矢石不能傷使其徒戴以穴城侯復以計焚之又用長鈎巨絙牽挽之賊計窮無所施則為帛書繫矢上射城中且求和解侯使謂曰我知殺汝不知和也賊益窘其黨有自無錫掠而歸者與之相對哭於江上且曰江陰人用火器知孛婁孛婁者除夜爆穀以占年言多也又驅俘之攻城者礫諸城下曰汝謂我城中無備今備何多

也遂相率解而去始賊蓄謀已久攻具周悉使侯膠泥
敵常必不能多爲之備使侯不多爲之備必不能以應
敵而城不守之吾城不守則上自留都下通吳會延蔓
之禍可勝言哉賊既失勢與其黨互相猜貳始有獻款
之意而帥府因得以成功然則侯之功在天下不獨一
邑論侯之功者當以天下言不當以一邑言也而天山
闕遠未有以聞丁巳春銓部承臺章疏侯名上請于是
始有徵君之命故事部郡擬長　必由天子簡用者不爲速
則爲侯矣以一介之士得侍天子爭是非不可謂不榮
然侯之此行以其賢不以其功也於酬功之道得無尚
有待乎或謂待侯以不次使亟受一方之任侯於大

子之側使以海上利害入告爲惠及天下廟堂之意將有出於此未可知也侯性資朴實言與色不能爲詭亦虛心聽受方多難時雖輿廝有獻立見施行城被圍三十有五日晝夜不解甲雜行伍中往來拊循以勵將士某忝列士夫辱侯不鄙禮致之俾協師生賛助城守此皆得諸目擊侯將行教授周君其某等進諸生而告之曰夫太上之道立功其一爾父母金侯以隻手抗滔天之寇吾與若今日所以得保有室家者侯之功也古人不忘一飯侯全民命數十萬於危困之中比於一飯多矣可無一言以識爾思乎僉曰然于是相率詣予請予言予曰此吾心也而諸君先之吾有愧矣遂推其意而爲

之序

送府推何鳳野序

自古天祚人國必生非常之才以贊治平而夫人負非常之才者亦欲以其才為世用以無負天之所付然必從容以俟之涵濡以成之使其所謂才者馴擾調娛消融渾化一歸之於中和不肯小就以輕用於世故其為教自小學大學以至從政服官皆以四十五十為制其為學自離經辨志以至強立不反皆以八年九年為期不惟知道之士為然雖聖賢亦然以孔子大聖孟子大賢自謂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而其教學者亦必曰此先王之制不可[illegible][illegible]以入門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漆雕開則說之

心必從巨之請既而果然夫人所作之詞道士不知也而於帝所知之豈別有鈞天之宫可得而履乎子愛毋者理之常迫切而求適者情之至理與情切而感召神焉此之謂帝此之謂天自取之也天何言哉人子之心天之心也假道士而明之也若吾郡陸某之行大率類是陸子無錫人毋病末疾將危遍禱羣祠夜必禮斗願以巳壽益毋如是者三年而毋疾果愈時毋年巳七十又歷十年而終人皆異之自郡邑長貳與夫賢士大夫咸爲扁揭詩歌記銘傳贊以詠歎其事予竊以爲此亦理之常耳陸子之所難者家貧力作以供甘旨能使毋悅而忘其貧又毋病雖愈而廢卧不起能扶侍終身使

毋適於起居而不爲疾之所苦此皆人所未易能而陸子能之則其盡道於巳食報於天豐持左券以責償於人而又何異焉雖然謂陸子所行爲難則孝爲絶德固非所以進人於善謂其爲易則中庸所云祿位名壽奚獨於大舜取必焉然則易者未必不爲難而所謂常理者亦未必不爲異也是諸公詠歌之微旨也陸子之子其感諸公之意謀鋟諸梓以顯其親之行乃率其弟姪介其友華君某乞予言以弁其端予儒者也不可以語異以常理告之

道德經解序

老子之學握天地之樞者也天地之道沖虛而已矣體

者動之根也流者實之源也其靜也無則其動也通其虛也極則其實也固動與實與可得而見者也靜與虛不可得而見者也即其所可見而指其所不可見使人嘗探其極以與天地合德則造化在我而運用不窮此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聖人所以無所不為而未嘗有為者蓋以此也老子為周柱下史孔子嘗從而問禮矣至其所自為書又謂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其於禮文疑若無所事事者或者以其言之過激近於槌提仁義絕滅禮樂而遂斥之為異端不知彼之所謂薄且亂者乃周末文弊失靜虛之本者爾若是而槌提絕滅之亦何不可夫苟靜虛之本不失則三千三百之文正道

之所寄老子之所從事而吾聖人之所取者其言與儒者寧易學咸之旨實相表裏安在其爲異端乎爲此言者彼書中之所謂下上也老子之言本自明白而解者或泛濫詞章失其本旨間以已見輒爲註釋以與知是書者商確雖有笑我者吾無憾焉

紀續錄序

天下之治其始也必本於精明而其終也漸流於玩愒識微見遠之士知其玩愒之所在而以精明繼之人未必不惕然以驚已而理得政成心乎意洽又未必不怗然以服此古今通變宜民之道[illegible]於史而九歌之勸六義之所恒必日之以[illegible]言而[illegible]於征矣紀續

之録不容無所感也侯始令聞喜不踰年而聞喜士民頌之聞喜當道諸公交薦揚之改調江陰不踰年而江陰士民頌之江陰當道諸公又交薦揚之其聞喜之政不可知而江陰之政可知也其頌於聞喜與薦揚於聞喜之當道者不可詳而頌於江陰與薦揚於江陰之當道者可詳也江陰當江南要衝其瀕江之民習舟楫喜剽掠每數十歲一發發則用大兵殲之内地雖稱淳朴然治平日久奸頑結集以逋公租者輒得志亦歲以爲常而豪胥猾魁潛伏縣治以探官府之動靜稍不如意含機鼓簧以圖中傷前此爲令者煦濡而姑息之僥倖遷秩以冀無事在承平巳然乃今則饑饉連年閭里蕭

索不可以爲邑舊君未再而新患方殷遲及者不利於來或以計避去銓部亦難其人恒遍訪於在任之賢尋其已試而有效者用之丁巳得侯侯下車席未及煖而軍輿百費有如蝟毛凡城守江防樓櫓器械水陸之所需與夫主兵客兵月廩歲給工食之所出內之則城池公廨倉廒橋梁因循而不葺者圮壞不可紀外之則村墟壁落室廬儲積毀於兵火盡於盜竊者無完家其經綸遲速之方輕重緩急先後施爲之序皆叢於侯之一身問之公公家無所積問之民民居無所資請於他郡而他郡以病辭告於當道而當道亦無以應此誠艱貴之所不能無動心而卓魯當之尤有難色者也侯簡練

調劑約已爰人徐徐而處之其始別爲圖新民不無黨
且疑或爲飛語以撼侯侯不爲動旣而□爲疏緒如凍
釋氷解數爲太和又相與咏嘆而歌舞之侯亦不爲之
喜也政已弊而復成弓底危而迄安此其識微見遠誠
有得於通變宜民之故可與膠常守故者同日語哉
賢勞茂宣徹於九重處□未徵書之下有日矣邑士
子沐浴膏澤懽侯之政績久而不能詳也相率諸登
詩請於訓導吳君而君以諸生之意問言於予應之
日諸士子不聞子産鄉校之言乎鄭人遊於鄉校以議
執政或謂子産請毀之子産日不可其議吾是者行之
非者從而改焉是吾師也安可毀旣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人謂子產得為政之體今之庠古之校也鄉校可以頌子產而吾邑之宰不可以頌邑大夫乎袞衣章甫之謠子弟田疇之咏班班於紀載者可攷也是即今日詠歌意也吳君曰唯唯以告於諸士子而成之

壽徐毋陳宜人七十序

自古天祚人國必有非常傑出之才挺生其間以黼黻皇猷恢張治理至於子孫克世厥德以享祿壽康寧之福則其流風餘韻所以式是鄉人者雖燕饗好會之私揄揚贊美之什皆足以敦風紀而作忠孝如詩書所稱蔵休介福之云理誠有之豈誣也哉陽羨之徐為吾郡著姓自內閣少[illegible]穆公二十一登[illegible]迄百有餘年若今

岷府長史龍潭公致政里居　厥配陳夫人年躋七十與
君子偕老於家而其冢嗣懷謙君官中翰晝錦榮歸稱
觴膝下其祿壽康寧之盛盡一邑無與比　信乎克世
厥德而享其報者也文穆先生以碩德在憲孝二朝爲
首相佐太平掌絲綸者一十有二年其後任久恩蔭隆
姻婭締結皆京師貴戚若夫人則平江伯恭襄公之裔
也恭襄輔我成祖爲開國元勳其山河帶礪之澤既足
以庇在其子若孫而刑于之化又足以覃被其子若孫
之女之有家者夫人處室而內則閑于歸而壼儀備用
能端齋祇慎承事夫子厚姻黨睦宗族以光文穆公之
德而大龍潭公之仁又能以詩書誨厥子而食其報以

爲婦則順以爲子則慈其懿行純德予得之郡庠夏生兼與其弟勳爲諸二生者龍潭公先夫人之姪陳夫人愛之無異己姪而二生事之亦不知其非己姑也即此可以占夫人之仁矣夏於予爲世姻而予先君子以文學獲交文穆公爲莫逆予曩時備官諫垣又識龍潭於京邸故二生致龍潭公之意欲徵予言爲夫人壽弁以致其私予惟古之愛人者拜其甘棠刻文穆之德襄之勲尤後生小子之所嚮慕夫人以世德高門冑子臻期耋白首皓然享祿養於高堂之上而以燕會之私揄揚贊美之什奔走乎郡邑之士大夫其所敦風紀作忠孝以式是鄉人[illegible]亦所能盡者則

效華封之祝以識景行之私固子之所深願而不可刻重以二生之請敢愛用書之俾有以藉手

壽朱孺人六十序

夫道有常變隨其所值皆可以自盡而變為難故孔子云歲寒知松栢之後凋言後凋之操必於歲寒見之也世之稱婦道者養舅姑事夫子睦宗族姻黨已矣然使履常處順夫人皆可與能雖有高節誰則知之惟夫適當其變而吾之所處不可以常理求常事必於是時也有能卓然自立足以對皇天而樹風教此則古人所難而吾於朱母薛孺人重有感也孺人年二十而歸錫之朱君同仁越三年而喪其舅又一年而同仁卒又二年

而喪其姑四年之間三喪相繼同仁之卒也遺孤可仕甫五閱月朱氏故大族而古衣豪奴右族締結侵漁孺人□力以營三喪□□發其□生以畢公私之務而歸依厥考稼軒翁以居又念其嫂與姑皆無依迎之以來相與共守姑卒葬之又爲婚嫁其姪女與姑之子女皆使有歸跡其所爲有男子所不能爲者可仕稍長教使讀書遊邑庠乃喟然曰朱氏有後吾願畢矣孺人于族姑可仕亦予婿也從予學問嘉靖戊午孺人年六十矣可仕念其母之賢合符令典而綽楔未樹也又自念學無所成不能祿養以伸一日之懷也請予言以爲壽予謂之曰若不聞尹和靖之母之言乎謂和靖曰吾知汝以

善養不知汝以祿養和靖從之故母為賢母而和靖為孝子乎觀若母氏自立若是似非專於祿養蘄其子者可仕盡求所以善養之道矣夫使可仕而能修身立行以聞於鄉也則人將曰是朱氏之令子也母氏聞之雖祿養不及固欣欣焉可仕而不能修身立行以聞於鄉也則人將曰是負母氏之教者也雖竊一第沾升斗之祿母氏將戚之不暇而又何足以為壽乎故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此之謂也夫知啜菽飲水盡其歡之為孝則知三牲五鼎不能盡其歡之非孝矣知三牲五鼎不能盡其歡之非孝則可仕之所以為親壽者固有在矣南山蒼蒼松栢茫茫惟爾德之長斯爾壽之無

彊可任乎我人謝曰命之矣請服膺師言以致諸吾邦

贈金前宗憲副擢任江西序

前宗先生蒞任吾常者凡五年而始有江西、臣之擢郡之士民懷公德者無少長、遠近、不惜公之淹而又不忍其去也則相與咨嗟咏嘆其辨離出乎天人之間或曰天其昧乎夫朝廷之視聽在監司監司之視聽在黎庶公之牧民也愛之如子育之如弟 濡撫摩飭義敦仁惠澤深矣達之監司監司稱其賢上之銓曹銓曹最其考臺推部獎之章歲無虛月公論昭矣若是而久淹吾土又不獲超遷以彰厥異意者天道其茫茫乎或曰是人事之未至也天乎何咎焉、欲速化者必減

苞苴寄關節謦折於公卿之門不則飾厨傳豊餽遺以邀聲譽公以廉律已而亦以已律人於是二者去之遠矣而欲以與時競不亦難乎令之還猶幸有昭昭者在爾不然殆矣天乎奚咎薛子聞之曰夫是二說皆非也今夫黃鵠之飛必薄扶揺摩穹昊而斥鷃翱翔不離蓬蒿以斥鷃之識仰窺黃鵠得乎公之見猶夫黃鵠也吾嘗因事而得其心矣往者海上師興天子怒用事者無功而使貴近臣視師既以其言行法而即使代之任慮其權之輕也崇其禮秩重其敕命而又選廊廟之賢俊以充其幕府籠天下之兵財以供其調發當是時勢若山岳威如雷霆顧盼而羽翼生嘻笑而身首判一時趨

附之人雖側僻疏遠者苟貪緣得路則凌躐片時公處財賦之地勢可自為兼以桑梓之情尤其所注意者頗不能少自結納以先眾鳴而乃毅然自守與之爭利害於錙銖之間不欲以一民一財易一身之榮貴怵之以威而不動投之以難而不辭此其視世故如虛舟飄瓦寧復可以趦趄囁嚅之說謦咳其側也百鍊之金受質有定則付鑪錘投水火惟所為而已矣致公於速化不能使之喜則需公於久淹亦豈能使之戚哉公爰任與倭患相始終屬軍興倥偬賦無定額公量度緩急潛運默籌為斯民省無名之費不知凡幾而予獨舉此者探公之心先所亟也江南徭役之弊自古以來于今最修

公性仁愛目擊時艱痛切於中如不欲生每巡歷諸縣或供饋不繼則得服終日其催科斷理雖法不容縱者不欲以威嚴取辦又兩遇大比之期甄拔善類汲汲如不及譬之春陽一噓桃李滿目故闔郡之人德之甚愛之深歌謠贊頌至積累成帙予雖朴魯未能一言然而未嘗不往來於懷也竄伏耕農不獲以時旅見然而眷眷之念不少置也茲將遠別方欲一言以致惓惓而教諭侯其等適相與推諸士子表德之私徵言於予予惟秉彝之良人所同具公之愛豈予所能專也亦遂不辭而為之序

賀吳教諭序

昔周道衰先王因性牖民之教不行於時於凡弦誦詩書之業樽罍俎豆象勺籥舞之器雖學士大夫無由窺其全然其粢彝之良散見於日用飲食之常與夫交遊聚處之近所以綢繆拘係而不可解者則其具不同而其義未嘗不合若是者夫人有之而學校為盛蓋其所聚者皆邑之俊秀而無有他技參乎其間其所以為教者皆先王之法言而無有必紛華盛麗之容以移其目淫哇浩蕩之音以移其耳以其性為尤完而於古道為尤近此予於吾邑教諭侯君之行與諸生之所以繼繼於侯君者不能無感也侯君施教未久而以引年得致仕去予慨今之人恒視勢盛衰以為厚薄故其閱官府

如傳舍而官府相與亦如路人君官業儒平居非有爵賞之柄可以予奪乎人其去也直若路人傳舍之相視而諸生戀戀情不能捨相與乞辭於予以供祖帳以重君之行此豈有待乎其外哉學校之隆也性之完而古道之近也抑侯君為人惇厚木訥貌如其心其教人一隨其資性之所近使之優游自得以適於道而不為課程章句之所束縛又與因性牖民之教相類則諸生之所以繾綣不忘者夫亦君之所以自致歟古之師儒皆選於鄉又古養老之禮以優其年之高者今雖授官銓曹不侔古制而鄉飲酒禮則猶養老之遺也君子之於人國也用之而君享其榮不用而鄉之子弟化其訓君

以引年歸而以其訓於吾邑者訓諸其鄉則邑之大夫必將率其邑之子弟敦行鄉飲之禮以歸榮於君吾見君之道不惟爲吾邑重而且爲君之鄉重不惟吾邑大夫與吾邑之子弟重之而君邑之大夫與君邑之子弟亦將重之也是可以爲君賀矣遂書以致諸生之意俾君持吾言而歸亦以諗君之鄉人